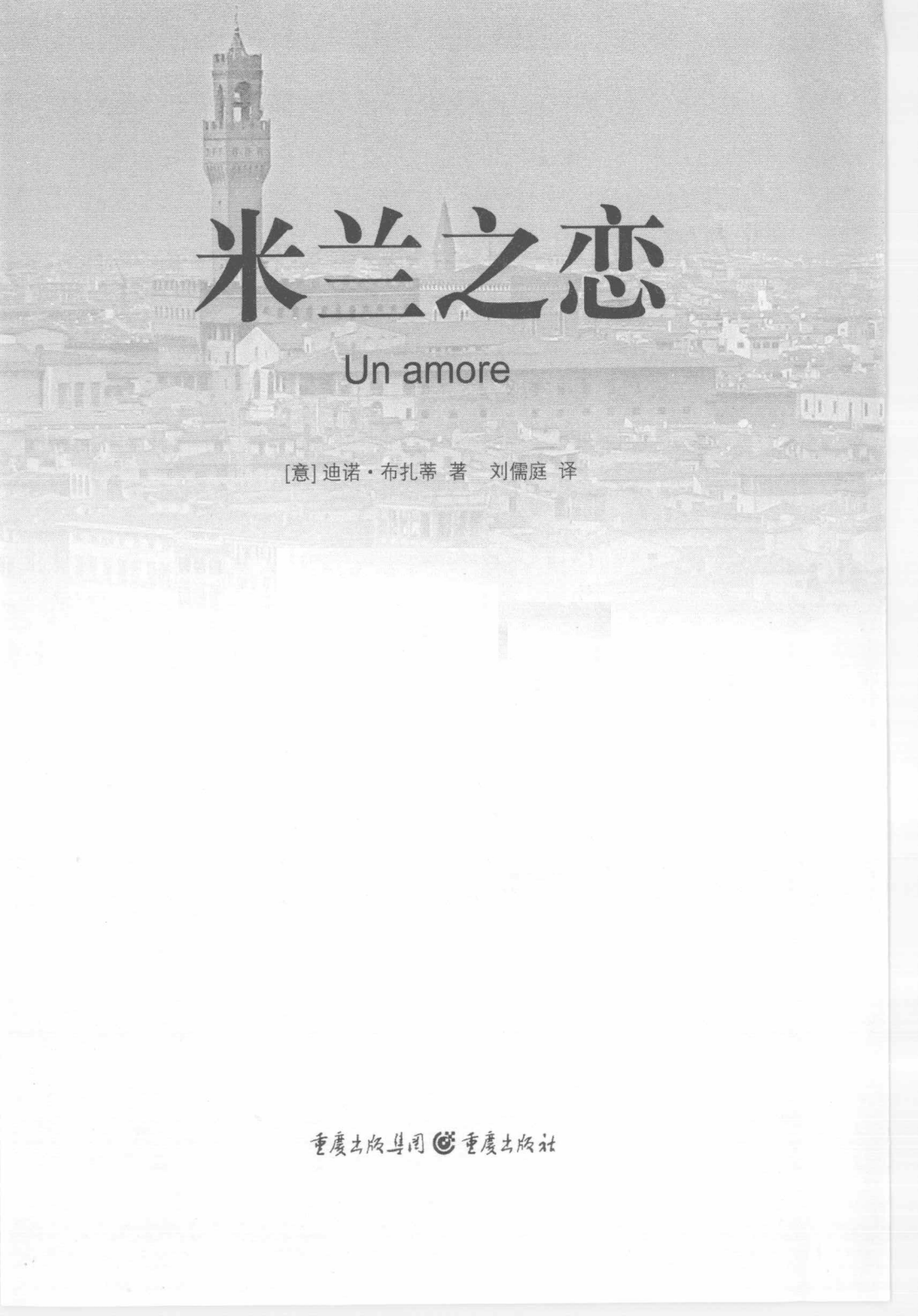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 [意] 迪诺·布扎蒂 著 刘儒庭 译

米兰之恋

Un amore





米兰之恋

Un amore

[意] 迪诺·布扎蒂 著 刘儒庭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编委会荐语

近世西风东渐，自林纾翻译外国作品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作品蔚为大观，难以计数。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作品的熏陶或浸润。其中许多人，就因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走上文学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翻译作品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响，从文学领域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翻译作品所承载的思想内涵把中国从古老沉重的封建帝国，拉上了现代社会的轨道。

仅文学这一支系，世界优秀作品已浩如烟海。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然而，终究还是有一些优秀作品未能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

“那好吧，就三点半吧。”

“噢，还有，埃尔梅里娜太太……”

“请讲，请讲。”

“就是最近那次，您还记得吧？……总之，说真的，那次那个让我并没有尽兴，我想……”

“我懂了。有的时候，连我也……”

“更摩登一点的，您懂吧？”

“我懂，我懂。您这样做很好，今天就打来了电话，有个机会，我会见到……总之，您一定会很满意的。”

“布料要黑的，我喜欢黑色的。”

“好，黑色的，非常黑，这我知道，黑得像炭一样。”

“谢谢，再见。”

安东尼奥放下电话。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同事加埃塔诺·马罗尼也出去了，后者就在旁边那个办公室办公。

这是普普通通的一天，普普通通的一个上午。工作进展顺利。从第九层的那个大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对面的房子。那是一所新房，是一所普普通通的房子，同安东尼奥所在的房子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安东尼奥所在的房子更令人感到愉快，这所房子在莫斯科河大街。这是一座很大的大楼，由业主共同管理，它面对一条街道，侧面是个街心花园，旁边可以停放好多汽车。

米兰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今天也不例外。与平时不同的是，今天没有下雨。天空的灰蒙颜色令人感到迷惑不解，不知道那是阴云，还是仅仅是浓雾。在这片灰蒙之外，也许阳光灿烂。或许这只是弥漫在空气中的烟雾，从壁炉、取暖用的烧油锅炉、科洛拉迪炼

得自信，这需要时间。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总是那么吃力，总是那么费劲。

可马罗尼多么令人羡慕啊，用不了三句话姑娘们在他面前就会服服帖帖了。有时，他甚至恨马罗尼，甚至也瞧不起他。在女人面前，他想表现一番，却反而显得不知所措，成了完全错误的做作。对于这一点，他也十分清楚，这不仅使人发笑，更使他不知所措，使他无所适从。这样一来，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是在耍笑那些女人，是在怠慢那些女人。不过，有时他也会有另外一种想法，这一想法一露头他就感到能够得到一些安慰。他想，时间长了，他周围的人几乎总是能够了解，他就是这么一种人，如果说不能使他显得可亲的话，至少也能使他显得不那么可笑，这样他就可以摆脱窘境。女人也许能感觉到，他不是恨她，而是个聪明能干的人，只不过有点内向，有点骄傲，因此，他才难以大大方方地放纵，但他是很愿意放纵的，像孩子投入地玩耍时那样高高兴兴地嬉笑放纵。

今天下午，埃尔梅里娜会给他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他尽力克制自己，不要想得过于美妙。想要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个什么样的女人，看来并不容易。不过，谢天谢地，埃尔梅里娜手上总是会有一些漂亮姑娘，起码是一些年轻健壮的女人。

他想，如果埃尔梅里娜给他安排的是那个名叫布里塔的姑娘，那也还算不错。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同布里塔做爱了。她不懂如何让男人在精神方面轻松愉快，但在床上她是从来都不搪塞敷衍的。她一头金发，周身雪白，她的身体那么光滑，那么健壮，那么富有弹性。她的全身没有一根毫毛，甚至阴部也是这样。平时，他并不喜欢金发碧眼的女人，哪怕是染的一头金发也无法忍受。可是，

第二章

埃尔梅里娜太太在一座大楼的第七层，大楼离米索里广场不远。那座楼房的电梯与某些电梯一样，电梯门能自动打开，但有时也会突然把门关上。有一次，安东尼奥被突然关上的电梯门夹住，他当时曾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自己会不会被夹碎，像一个核桃一样被夹个粉身碎骨。可是，两扇电梯门的夹力其实没有那么大。

门口没有挂铭牌，大理石铺地的长长走廊空无一人。可是，绝对错不了，这正是因为，只有她那个门没有铭牌，别的门都有。

在这种情况下，一点隐隐约约的不安总是会有有的，如果不把这种心情叫做激动的话，那就只能说是隐隐约约的不安。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安东尼奥想，要改变这种约会的意义，这是

的柔软，是那个深渊，那个灼热的深渊。而各家报纸呢？各家报纸谈的是苏联的强硬态度，是议会在上阿迪杰地区问题上的毫不退让，是南尼对社会党的独立自主的承诺^①，是弗亚玛电影院的火灾，是西西里大区政府的危机。这是多么滑稽可笑啊！

他点上第五支烟。他站在那里，显得十分激动，他应该激动，他十分敏感，也十分聪明。他又想起：“我是托尼诺，您好，埃尔梅里娜太太……”“噢，是您？好久没见到您了……”可是，他感到自己一切都好，没有一点不适，非常平静，非常健康，非常心安理得。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上午，与其他上午没有任何不同。室外，天仍是那么灰蒙蒙的，仍是一色的暗淡。可是，他的心情并不坏。

今后的时日他并不担忧，并不害怕，再远一点的日子究竟如何，这对他来说也不值得一虑。电话静静地躺在那里，安东尼奥也是一样的自在安详，一切都正常顺利。他穿一套黑白格西装，雪白的衬衣，深红色的领带，袜子也是红色的，只有皮鞋是黑色的。几乎所有的一切都……

几乎一切都该一成不变，都像2月这一天之前一样一成不变。这一天是2月9日，星期二。对一个富有生气、聪明伶俐、成熟富有、幸运顺利的布尔乔亚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确定无疑，都是那么吉祥顺利。

^① 上阿迪杰地区是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地区，与奥地利交界，当时有些势力主张该地区独立。南尼是意大利社会党书记，曾被指责追随苏联和意大利共产党的路线。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大的精力、更多的金钱，到了关键时刻，对方却无声无息地溜之大吉了。可在这里，真是太棒了！打个电话，再开车跑这么一段路，乘电梯爬上七楼，漂亮的仙女就当着你的面笑嘻嘻地解开了乳罩。

干这种事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呢？关于道义问题，安东尼奥并不是没有想过。可是，他想了很久依然没有找到不合适之处。他想，如果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干这种事，那还有什么谁好谁坏之分呢？他看不出有什么可能的损失。

当然，深一步想，这是有些下流。逛妓院这种事之所以吸引他，恰恰是由于这种事不近人情，令人难堪，荒诞不经。也许是由于他所受的家庭教育，他一直认为，女人是一种怪人，他同一个人的关系从来不曾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而他同朋友们则能亲密无间。在他的心目中，女人始终是另一个世界的人，那个世界似乎略高一筹，似乎有点难以捉摸。他想，一个十八岁的姑娘，为了赚一万五千里拉，不费唇舌就跟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上床睡觉，奉献出自己的整个身体让对方享受，而且自己也显出淫荡的样子，同对方一起享乐，一想到这些，安东尼奥就觉得这有点难以置信，有点反感，好像这当中有点什么东西完全错了。

然而，又正是从这种苦涩的、令人痛苦的想法中，从这种无法容忍的状态中产生了强烈的欲望。也许一个正经女人由于纯洁的爱情而同他上床睡觉的话，他反而会觉得兴味索然。

也许这就叫做性虐待狂？也许眼看着一个年轻纯洁的漂亮女人像奴隶一般忍受这丑恶的兽性就是一种最邪恶的快感？观赏姑娘的肉体在遭受蹂躏时的痛苦就那么令人痛快？姑娘在遭受蹂躏时当然

第三章

客厅——也许可以这样称呼吧——里，一个拐角沙发，一张圆桌，另外一个长沙发，一个小柜，一个壁柜。这些所谓的现代家具属于瑞典式，相当朴素。令人感到别扭的是，墙上有两幅老勃吕盖尔^①的作品，显然是复制品，都是农民劳作的画面。不知道这两幅画是怎么落到这里的，也不知道是怎么被选中的。

她，坐在那个长沙发上。他，只看了她一眼，就留下了好印象，但说不上是特别好的印象。

^① 老勃吕盖尔，16世纪的尼德兰画家，是民族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个描绘农民劳动的画家。

在她这方面来说，最好还是什么都不要关心。嫖客是个什么人？从事什么职业？有没有家室？富不富？所有这些，在任何正常的男女交往中自然十分重要，可在这里就无足轻重了。男女双方都得遵守这项规则，丝毫不能逾越。此外，这样的互不关心对今天的事有利，能使他们完事之后各奔西东，双方再也不必承担任何其他义务。

可是，跟这里的这些姑娘，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她们也是出卖什么东西，只是情况、环境和方式方法完全不同。她们同过着正常生活的女人没有任何不同，原因很简单，因为她们也有正常的生活。从外表上说，她们与正经男人到别人家里找的女人或者在外边找的女人、同正经男人习惯来往的女人没有任何不同，一样的外貌，一样的习惯，常常还是一样的语言。她们也有自己的父亲、兄弟和未婚夫，而这些男人又同她们的嫖客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中间不存在鸿沟，她们也并不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也许就在前一天晚上，她们前往一个上流人家做过客，而这个人正是安东尼奥经常去的一家人家。

因此，在这里，嫖妓有点使人心里不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合逻辑的，却很有诱惑力。因此，安东尼奥每次到这里来都有一种感觉，像是越过了某种禁止超越的限制。为了使那种欲望得到满足，他的生活中的一切规则奇迹般地被统统彻底打破了，根据那些规则，女人是禁果，是需要费尽唇舌力气去争取的东西，这样的努力常常白费，禁果还是没有到手。当然，同那些经验丰富、怀抱最恶劣的幻想的妓女比较起来，这些打个电话就来的应召女郎还只能算是新手。可是，作为补偿的是，同她们在一起更有神秘感。

第四章

这时，埃尔梅里娜太太问道：“博士，请不要客气，我们是不是来试一件？”

“当然，当然。”安东尼奥知道，为了掩护这个女人拉皮条的勾当，她在对外说时宣称，她在这里开的是一家商店。这个房间的整个一面墙壁是一个大壁橱，里面很可能挂满衣服。

另外，这样一来，等候的时刻那些虚情假意的客套也就相对简化了。通常，为了显得不那么冒失，每次上床之前总要先闲扯上十几分钟，表面上还要装出很高兴的样子。要谈的现成话题再也没有了，双方只好难堪地一言不发，一直到埃尔梅里娜太太出来干预：“去吧，快，你们要不要到那边去？”这样一来，就不必

迷魂阵。就在这里，千年不变的生活依然如故。不知为什么，这块地方被称为斯托尔塔^①。

什么样的人住在这里？夜间这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是贫民窟？是黑社会或者坏人的老巢？这大堆乱七八糟的房子之间的那些小路一般都没有名称。晚上，只有入口的那几盏昏暗的路灯发出黄光，照着小路。听到的声音只是收音机的响声、人们的呼喊、争吵的声音和几声狗吠。然后就是一片寂静。

几个月前的一个晚上，大概是9月，也许是10月，路灯已经打开，安东尼奥从办公室下班回家，正好步行穿过加里波第大街，因为他的家在城堡广场。他穿过福帕广场向市中心方向走去，这一带街上行人不少。街两边的房子都很破旧，商店一个紧挨一个。一个个门洞都是黑洞洞的，里面是更加昏暗古怪的庭院。人行道上的人很多，这里不像那不勒斯，这里的人不是那种难以理解、面色苍白、颓唐失望的人群，在那不勒斯，颓唐失望的人们一到晚上就会涌上街头。这里是充满活力、普普通通、高高兴兴的人群，他们不卑微，他们专心，他们放松，但他们显得有点急，像是担心不能及时赶到目的地。他们的脸——也许可以说是他们的表情——显得不那么紧张，不那么焦虑，不那么疲惫，而在市中心那些豪华摩登的街区，人们的表情则总是那么紧张，那么焦虑，那么疲惫。

突然，安东尼奥发现，他前面有一个姑娘。那个姑娘穿一件镶白边的浅灰色上衣，料子是花格呢，外面罩一件女士外罩，料子也是花格呢，上衣腰部抽得很紧，下部短而肥，这是当时流行的款

^① “斯托尔塔”是弯弯曲曲的意思。原文：Storta。

好，原因恰恰是他的自卑胆怯。在有同伴陪同时，安东尼奥也能显得很调皮，显得无拘无束，但仅他一人时，一接近女人他就不知所措，找不到话说，只能呢呢喃喃。由于不好意思，他的声音也显得十分虚假、生硬，令人反感。所有这些他都一清二楚，可是，话一讲到嘴边就由不得他了。

这次他也没有产生接近这个姑娘的模模糊糊的想法。显然，这个姑娘所生活的世界同他的世界完全不同。这使他对这个姑娘的兴趣更加浓厚，但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可克服的困难。他能同她讲些什么？能给她些什么？如何才能得到她的好感？不过，有一点是很肯定的，眼前这个身强力壮的姑娘，这个女售货员，或者女模特，要么是脱衣舞女或者婊子，谁知道她是什么职业，反正很使他醉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他们的年龄差别太大，年龄问题也是安东尼奥一个时期以来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

因此，看来是毫无办法了，等一会儿他会眼睁睁看着她消失，要么走进一户人家，要么走进一家商店，或者登上一辆电车，从此后再也不可能相遇。

这时，那个姑娘走进了72号和74号之间的那条小巷。然而，在就要消失之前，她突然扭回头，朝身后看了一眼。这时，虽然光线昏暗，但安东尼奥还是看到了她的脸。她的脸白白的，干净利落，显得十分年轻，圆圆的眼睛显出惊异的神情。他感到，这个有点像西班牙女郎的姑娘简直美极了。

那一霎，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在那极短的一霎，他们的目光交织到了一起。他真想同她打个招呼，或者至少向她笑一笑。可是，他没有勇气。而她看到这个男人时的表情则是完全无动于衷。然

后，迈着她那坚定的步伐走进了昏暗的胡同。

要不要继续尾随？安东尼奥不知所措地站在胡同口，看着她的身影渐渐远去。安东尼奥看着她时正好是逆光，因为胡同里的一个庭院或者小广场的灯光较亮。

只是在那个不认识的姑娘在胡同里消失之后，安东尼奥才敢走进胡同。穿过一段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来到那个小广场，从这里出发，又是一段坑坑洼洼弯弯曲曲的小路在一座座小房子之间穿来穿去。一个送货的伙计扛着一筐面包从安东尼奥身边走过；一个老太太正要关百叶窗，从楼上的窗口好奇地望着安东尼奥；正在路灯下弹玻璃球的三个孩子也转过身望着他。从周围的小房子里传来各种各样的声响，这些小房子的阳台一个紧挨一个。有人用榔头敲打金属器皿，发出当当的响声。不知哪家人家正在做晚饭，好像是有蒜的浓汤，香味飘来，令人流涎。

这里好像一个小小的村庄，房舍一家紧挨一家。但这是米兰市出人意料的一部分，是从来没有听人谈到的一个街区。除去电灯和一户人家门口的那辆摩托车以外，这里的一切好像一个世纪之前的样子，或许可以说是两个世纪之前的样子。

安东尼奥像是要勘察这里的小路，这个神秘的街区伸展到哪里？到头之后是不是还有别的小广场？是不是可以从另一头通到宪章大街或者巴勒莫大街？说不定还能在什么地方再遇上那个姑娘。

可是，他仍然像通常那样又胆怯了。他感到自己在这里是个外人。说到底，毕竟是在别人住的地方。也许那个小广场就是私人财产，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进入别人的私宅，他能如何作答？

他点上一支烟，继续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谁知那个娇小的西

班牙女郎到哪里去了！也许她就住在这一带？或者是来找她的一个女友？要么是来参加一次会议？或许再也遇不到她了。

可是，由于内心深处的一种直觉，这种直觉从表面看来可能有点荒唐，当时也并没有引起注意，但它还是在内心深处沉积下来，几个月之后，甚至在几年之后，命运的机制开动起来时，这种直觉会重新冒出来。安东尼奥产生了一种预感，好像这次相遇在他的一生当中具有重要意义，好像他们的目光这次极为短暂的相遇不知不觉间会在两人之间形成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再也不会断裂。过去，他已经不止一次验证过爱的难以估计的能量，爱能够通过非常偶然的事件巧妙认真地把两根极细极细的线连接起来，而且是从世界的这头到世界的那头，不然的话，这两根细线会被生活的一团乱麻淹没。

在那次之后，日子一天天过去，工作、旅行、各种各样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安东尼奥再也去没去想那个姑娘，她那让人心动的身影在他的记忆中消失了，或者说是被埋到了记忆的最底层。

她穿着内衣又出现在房间。“你好。”她边走边说。说完后显出吃惊的样子：“你钻到被窝里边去了？”

“我亲爱的，这里并不暖和啊。”

“倒也是，这里并不暖和。”

虽然他在审视她，在内心里估摸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女人，可她非常从容自在，没有一丁点羞意，好像这个严密防范的地方只有她一个人。她大大方方地脱掉内衣，然后又脱掉长袜。她的身上只剩下紫色的三角短裤和紫色带黑条的束腰紧身衣，后者的紫色比短裤略浅些，都是很时髦的货色。埃尔梅里娜告诉她的姑娘们，在内衣的款式和花样方面一定要十分在意，因为在她挑选来的那些顾客看来，这些事十分重要。外边的衣服或者大衣之类，透不透明倒在其次。

拉伊德低下头，用力咬着嘴唇，一下在背后解开了紧身衣的挂钩，紧身衣像两扇贝壳一样打开了。这时，拉伊德完全裸露出了她的躯体。

她的体形是标准的芭蕾舞演员的体形，苗条，灵巧，双腿修长纤细，胸部扁平，像尚未发育成熟的小姑娘，更像德加^①画作中的人物。

她跑到床边：“你讲得对，真冷。”说完，笑嘻嘻地钻进被窝，扑入他的怀抱。

他立即抱住她，吻她的脖颈。拉伊德显然很满意，将舌头伸进

^① 德加（1834—1917），法国画家，善于用人物的职业动作特点来表现画作的主角，画过不少芭蕾舞女演员。

说啊，讲个没完，弄得我误了点，一个晚上就花了三千里拉。花卖得越多越让人不安，你懂我的意思吧？

在这里你可不要对我吹毛求疵，一切都同那些老家伙有关，他们老掉了牙，推他一把就得叮叮咚咚响半天。他们有的是拿破仑金币，米尔卡小姐今年秋天就骗一个老家伙给她买了一件貂皮大衣，你没有看到？那可真是一场好戏。电梯上上下下发出的隆隆声使他用两个手指夹住下巴愤怒地摇了六七次后又停下来，然后再这样夹住，再这样摇着，这使她怯怯地望着他。现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你使我不得不付款，付了一次又一次，一共付了二十来次。如果再来一次，那咱们就要好好算一下，这样一来，你就是想当个像样的妓女也当不成了，你明白吗？然后再给你一个耳光，他是个打耳光能手，一巴掌就能使你立刻感到脸颊肿胀，疼痛难忍。如果再狠狠下手，你就会一屁股倒在地上，那你就学乖。有时他也会从裤子上抽下皮带，向你屁股上抽去，抽得屁股红肿，一个星期也不能动，更不用说干活，甚至两条大腿也红肿难消。卡斯帕里工程师的汽车司机每天晚上都更换，是谁给他提供的款项，使他能前往夜总会？他丑得像个大猩猩，可人们都说他的老婆卡斯帕里太太像个天使，像个圣母，可她一到晚上就大吃其醋，因为她知道，他这时正在乡间同婊子们酗酒作乐，而她只能眼睁睁看着，无能为力，这已是他的老毛病，是难以除掉的病根。

斯纳德尔公司办公室此时漆黑一片，但电话铃在响，一直响了六七次对方才知道这里空无一人。然后铃声又响起来，一直响到三点半也是白搭。那将是使他不得不高度警惕的一周，因为有一笔一千三百万里拉的账没有着落，而停车场有六百辆、甚至十万辆外壳